

依納爵靈修與神操

一位奧地利籍耶穌會士進入華人世界的心靈旅程

谷寒松¹

這是一篇以依納爵靈修為中心的生命旅程，從這生命與聖召故事的分享中，讀者可以體會神操及分辨神類在作者生命中的地位。

前言

細心瀏覽我從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當年我初中一年級），直到 2007 年度避靜期間所寫下的日記，有些令人驚異的數字出現了：我一共用了 24 天做較短的三天年度避靜，然後用去 360 天做年度八天避靜，最終還用了 236 天進行 26~40 天之間的大避靜。加起來總共是 620 天。天啊！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在避靜當中（廣義的神操和依納爵神操），結果是什麼？一方面是深深的羞愧與罪惡感，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種很深的感激和喜樂，從我心中湧出：三位一體的天主，祂的行事方式真是美妙，言語難以描述。然而，我們卻仍試著以一趟心靈旅程的形式來描述

¹ 本文作者：谷寒松神父，奧地利耶穌會士，羅馬宗座聖經學院聖經學碩士，額我略大學神學博士。現任輔大神學院信理神學教授及研究所所長、神學著作編譯會主任、中國痲瘋服務協會理事長、台灣生態關懷者協會理事、天主教新事社會服務中心主任委員。本文原以英文寫作，現由張令熹小姐協助中譯，特此致謝。

祂的種種方式。

對這旅程的描述分三步驟進行，來描繪三位一體的天主如何召叫一個 1933 年生於天主教家庭的男孩，由奧地利阿爾卑斯山區提洛爾 (Tyrol) 的山村湯罕 (Tannheim)，逐漸向華人世界出發的整體過程，那裏有許多新的經驗和挑戰在等著他。**第一步**描述旅程的開始，是在奧地利提洛爾的茵斯布魯克教區小修院的初級與高級中學所度過的八年 (1945~1953)。**第二步**則試著解說自從 1953 年進耶穌會後，七次 26~40 天的大避靜帶來的典型依納爵式的重大影響。最後，**第三步**以我的傳教工作和靈修生活兩方面相互滲透的架構，來摘述整個過程。

一、靈修旅程的開始

1. 十一歲那年，二次大戰結束，我想成爲一個鐵匠，因爲我的哥哥 Raimund 將成爲一位車匠，這樣我們便可以組成一家生意興隆的公司。但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1945 年夏天的一個下午，故鄉湯罕的本堂神父來到田野間，我正在那裏幫父親 Leopold 修籬笆。本堂神父問我父親：「谷先生，你可曾想過把二公子 Luis 送進教區的小修院讀書的可能性？今年 1945 年，九月份小修院將重新開學。」我父親全然驚呆了，只能喃喃說道：「你這麼認爲，你這麼認爲嗎？」雙親將是否聽從本堂神父建議的決定權留給我。我自願決定接受本堂神父的想法，說：「我會試試看，但如果不成功，你們會接受我回家裏嗎？」母親說：「當然！」我回應道：「那麼，我就去了！」這個十一歲的自願決定，是延續至今的漫長旅程的開端。唯有到後來，我才看到在這事件中，生活的天主伸出手邀請我。

2. 在提洛爾的茵斯布魯克教區小修院初中和高中的每一年（1945~1953 年期間，奧地利的學制是小學四年，中學八年），有耶穌會神父來指導我們這群年輕男孩做年度的三天避靜。有些相當一致的主題貫串了這八次避靜：要求真誠悔改的召叫，然後是慷慨回應耶穌基督的愛之邀請，最終是為自己生命負責的呼籲。在童年早期及小學期間，「天主」的籠統概念是我傳統式祈禱中的主要對象；然而，在這八年期間，耶穌基督這個人慢慢進到我宗教經驗與渴望的中心。
3. 高二那年，我的夢想往外伸展，想要去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吹奏法國號，並戀慕著 Zita，我心目中家鄉最美的女孩，就在這春天般的時節，耶穌基督靜默而溫和的吸引力也進入我的生命中，這般引人入勝，我揮之不去。面對這份來自於祂，越來越令人無法抗拒的邀請，我能做什麼？當時我並不知道依納爵在《神操》中關於「選擇的三種時間」（《神操》176~188）之解說，整整有兩個月，我幾乎每天都會在半夜時分悄悄到小聖堂裏去，在聖體龕前跪下。「主啊，祢知道我多麼想要攻讀音樂，也知道我多麼戀慕 Zita。祢真的要我成為一位天主教司鐸嗎？」我交替地經驗到確信與懷疑、歡欣的力量和讓人衰頹的軟弱、神慰與神枯（做正確良好選擇的「第二種時間」的典型經驗，《神操》176）。兩個月後，上主贏得了這場戰役，我降服於祂要我成為司鐸的召叫。Zita 也溫和地接受了這決定。
4. 然而，隨著時間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我越來越清楚地感覺到，我不應成為教區神父。為什麼不呢？我只知道，主耶穌對我有些計畫。之後，神聖的一刻來到：1952 年 10 月，傳教節主日的下午，在小修院的聖堂中，我們為全世界的傳教

使命祈禱。當帶領祈禱者宣布「現在我們為受迫害的中國教會祈禱」，就在這一刻，不帶絲毫懷疑，我明瞭：「Luis，你會去中國」（做正確良好選擇的「第一種時間」的典型經驗，《神操》175）。主耶穌是如此感動著我並吸引我整個人，毫無懷疑的餘地，直到 55 年後，我寫下這個經驗的這一刻，依然如此。

5. 我對於成為司鐸並到中國傳教的聖召懷著無限感激，但實際的問題來了：如何在奧地利和提洛爾教區的具體教會環境中實現這些召叫？再一次，上主的手出現了，指向曾帶領我們做年度三天避靜的耶穌會神父們。他們明智地告知我們：奧地利的耶穌會士曾受託付照管中國河北省的一個教區，當時稱為景縣教區。但奧地利的傳教士，正如其他外國傳教士一樣，在 1949 年共產黨執政後遭驅逐出境；他們多數人被遣送到台灣，在那裏負責新竹市一部分的牧靈工作。在這次良好會商後，我得到這樣一個或多或少合乎邏輯的結論（比較像是做正確良好選擇的「第三種時間」的風貌，《神操》177）：申請加入耶穌會，好能被派遣到中國傳教區，具體地說就是在台灣。總會長簡森斯（John B. Janssens, S.J.）接受了我寫的請求派遣至中國的申請書。無須解釋，在 1953 年 9 月 7 日我進入奧地利省的耶穌會之前的這幾個月、幾週，宛如與吾主共度的寶月期。在奧地利的聖安卓亞（St. Andrae）小城，當省佐神父關上我們身後的初學院大門，而且不准我們到城裏去觀光遊覽時，我知道我生命的另一個新階段已然展開。

二、七次 26~40 天的大避靜中依納爵式的重大影響

對 1953~2001 年間的七次神操（共計 236 天）歷程中，在依

納爵靈修上的成長，若要較為仔細地描述，恐怕寫滿一本書都仍不夠。但願在我們順著這七次大避靜的路徑漫步之際，某些依納爵靈修的基本特色會浮現出來。但我們知道，要將這些特色轉換成生活的實踐，真正按依納爵的方式度靈修生活，是一輩子的努力奮鬥。

1. 1953 年的晚秋，在聖安卓亞初學院第一年的**初次大避靜**，呈現了依納爵生活方式的全貌。除了「默想地獄」(《神操》65~71)的懾人訊息——一種可能的，全然與天主隔離的永罰，這次避靜讓我覺察到**神類的不同動態**，尤其是偽裝成光明天使的惡神的欺騙：我們發現自己受虔誠思想或聖善渴望激發，但一段時間以後，卻陷入仗恃自己聰明才智的驕傲，以及一己慾望的自私。換言之，惡神試圖藉著提出不切實際的(例如，立即變成聖人的渴望!)以及跟這個人實際靈修狀態不相稱的思想和渴望，讓我們變得軟弱。

從這樣的經驗，我學到以下這些：當我們認出惡神透過某個特定想法的進展過程或行動歷程，愚弄和誤導了我們，應該細心回顧我們所經歷的一切階段，從邪惡清楚顯現出來的時刻，追溯回到在善念中的開始。藉由這樣的回顧，我們會發現當自己受惡神欺騙導引時，能更快地認出來，因而在未來更有能力守護自己(《神操》332~334)。這些經驗是在依納爵靈修的基本要素——**神類分辨**這項技巧上成長的開始。

2. **第二次大避靜**是在 1967 年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進行的，當時是我在菲律賓諾瓦利奇(Novaliches)地區的馬尼拉接受第三年(Tertianship)培育的第一階段。我在德國靠近慕尼黑的蒲拉赫(Pullach)讀了三年哲學(1955~1958)，繼而在奧地利的林茲(Linz)的耶穌會 Aloisianum 中學三年試教(1958~1961)，

然後在台灣新竹學了兩年中文，最後在菲律賓巴吉歐 (Baguio) 讀完四年神學，這些之後，以大避靜作為最重要部分的第三年培育期，應該導向自初學院第一次避靜以來將近十四年過程中**所有這些要素的整合**，這是相當需要的。

透過三位一體的天主溫和的主動，某種「高峰經驗」發生了，這是一種新的被動經驗，或者更好說是一種被奧秘充滿的空無經驗 (a mystery filled emptiness)，從這層意義來說，我必須靜坐等待那顯然來自天主聖三的行動，這種行動帶來一種深刻的感受——有媒介的直觀 (mediated immediacy) 之感受，亦即，彷彿我能夠觸及聖三位格 (父、子、聖神) 的愛之臨在，但卻是有限的、仍留在人性狀況中的方式。

這充滿恩寵的、與聖三位格親近的經驗，顯示出聖三各自不同，卻又密不可分的面貌 (聖父是一切事物的終極源頭與目的，耶穌基督是救贖的核心，聖神則是絕對奧秘的愛之氛圍)，為**五項事情鋪路**：第一，渴望更認識這位益見偉大的天主並更親密地與祂相遇；第二，能夠成為行動中的默觀者的希望；第三，更深了解佛家「空」的概念，作為對我們身為有限的人與絕對的真實 (absolute reality) 相遇時的否定式 (apophatic) 表達，因為這全然超乎言語所能企及的描述；第四，對於關係形上學之重要性的初始洞察，它補充了傳統的實體形上學，為能在神學上更加了解「有媒介的直觀」、與天主聖三的動態共融，及成為耶穌會士——行動中的默觀者之理想；第五，實際的神哲學問題：如何以一種動態的方式結合理論與實踐，這問題真實成為我在羅馬額我略大學博士論文的題目：《系統神學方法中實踐的功能》 (The function of praxis in the method of Systematic Theology, 1974) 。

3. 第三年卒試（1967年6月至1968年4月）之後，我被派到台灣台北縣新莊市的輔仁大學神學院教系統神學，用中文授課。爲了準備1969~1970學年第一學期「信仰論」的課，我決定到台灣的彰化靜山去40天，過在避靜中工作的獨處生活。對「信仰論」的專注，加深了存在主義的洞察：信德純然是天主聖三的恩賜，正如另兩項神學德性（超德）——望德與愛德一般。

在祈禱反省與研究的過程中，所謂「信仰論」的問題要求我全神貫注：一方面，天主的啓示本身和伴隨的信仰恩賜，絕對超乎人的掌控；然而另一方面，作爲一項人的自由行動，信仰行動要求理性上的合理證明。換言之，我們正面對長久以來的問題——絕對神性的奧秘與有限卻真實的人類自由之間的張力。如何以一種可理解的方式結合這兩端，聖依納爵找到一項可行的準則：**要知道一切全仰賴天主，但行動時要宛如一切全仰賴你自己。**

4. 1970年春，是我回到歐洲做一些特別研究的時期（1970~74）。期間，在1972年夏我進行了**第四次的大避靜**（30天），地點在瑞士聖嘉爾（St. Gall）的嘉布遣女修會的默觀修院。在瑞士東部優美自然環境中的這些日子，顯著的主題可以用耶穌會第卅二屆大會（1974年12月2日至1975年3月7日）的話來表達，即〈法令二：現代的耶穌會士〉：「成爲一位耶穌會士究竟有何意義？這就是他知道自己是罪人，但蒙召成爲耶穌的夥伴，在十字旗幟下參與我們時代的關鍵爭鬥：宣揚信仰、促進正義，後者實包括於前者中。」

在這相當以基督爲中心的救恩史願景中，我們的天主父的容貌愈見清晰，而在爲分辨神類所做的密集努力當中，感

覺得到聖神的臨在。我必須面對一項悄靜的召叫——進入靠近康斯坦絲湖 (Lake of Constance) 的嘉都西會修院，這湖鄰接三個國家：德國、瑞士、奧地利。在我心中湧起強烈的渴望，想加入最嚴格方式的奉獻生活，以表達我將自我完全奉獻給天主聖三；然而在此同時，對依納爵式修道生活的熱愛卻讓我想熱情地繼續走依納爵的路，自 1953 年起我就已走在這條路上。最終的解決方案聽起來像是這樣：我願成爲一個「入世的嘉都西會士」，也就是，一個真正「行動中的默觀者」。那時候我更加了解，聖依納爵也曾有類似的張力，並與之掙扎過。

5. 十二年後，1984 年的四旬期，我花 40 天時間做第五次大避靜，在和 1972 年夏天避靜相同的地點進行，這次又是在避靜中工作的獨處生活，爲了準備一本書的底稿，標題爲《轉變中的中國》(*China in Transformation*)，這是我 1983~84 學年下學期在德國慕尼黑的 Berchmanskolleg 講課的內容。在許多想法和反省當中，依納爵稱之爲「以天主聖三的奧秘為家」(*familiaritas cum Deo*) 的經驗，成了這次大避靜的主旋律。而這份親切感增添了與聖父關係的獨特性，有所區別但深刻地與吾主耶穌的關係合一，又有所不同卻密不可分地與聖神的關係相連。在某些時刻，我感覺全然沈浸於天主聖三的奧秘中，而別的時候卻爲自己當不起的感受所深深觸動。

正是在這第五次大避靜的過程中，中國的陰—陽—合典範進入我與天主聖三相遇的意識領域。這個宇宙進程的普世性典範，一般在太極圖形中表達出來，黑色的一邊（陰）代表宇宙實體的接納、女性、陰暗和聆聽的層面，明亮的一邊（陽）則代表宇宙實體的創造、男性、明亮、挑戰和強盛層

面。既然在現實中這些層面是互相貫串的，因而在以陰爲主的區域中總有些陽，在以陽爲主的區域中也有些陰，太極圖形便在陰的黑色區域放了一個明亮點，在陽的區域放了一個黑點。太極圖形中陰的區域和陽的區域透過一條迴旋線結合，那便是合，表達了共融、對話與合作。

在靜默面對天主聖三的漫長時辰中，以下的洞察充溢我的神學思考與宗教經驗：覺察到我們一切有關天主聖三及神聖事物的思考之類比方式，並出於渴望以一種更中國的方式表達絕對屬神的生命與愛之奧秘，我自問：難道我們不能稱天主聖父爲陽，天主聖子爲陰，在合的迴旋線——聖神——中合一嗎？在神聖啓示的基礎上，我們應受允許以一種更屬於神學的方式，將中國原本的陰陽合典範表達爲陽—陰—合，亦即父、子、聖神。

但是，正如任何人類思考模式都有其長處及短處，因此這個關於以陽陰合典範來詮釋天主聖三的洞察有其長處，尤其是在其漂亮地表達出父、子、聖神相互貫串，是同一個天主這層意義上；但它也有弱點，尤其是它沒有講論到位格及天主聖三內的源頭（*intra-trinitarian origins*）這層意義上，意思是說，聖父是聖子及聖神的位格源頭，別無其他源頭；聖子是（聖神的）源頭，因祂自己的源頭在父內；最終，聖神由聖父透過聖子發出。

6. **第六次大避靜**又是 40 天，於 1993 年四旬期，地點和兩年前相同，在我熟悉的環境——瑞士東部令人驚嘆的冬季美景中進行。這次，神操中「獲得愛情的默觀」（《神操》230-237）從一開始便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擄獲我的心，尤其是這默觀中的第四點（《神操》237）：觀看如何一切美善、一切恩惠

都來自天主，譬如我有限的的能力，來自天主至高無限的能力；同樣，一切正義、善良、憐憫、仁慈等，都像光線來自太陽、水流來自源泉……等。於是返心自問，從我這方面，按理智和正義的要求，應該獻給天主什麼，自然是將我所有的一切，連同我自己一同獻上，用極熱烈的情感作此奉獻：「主，請祢收納……」（Sume, Domine, et suscipe……）。

自從這次大避靜後，「主，請收納」的祈禱成了我日常晨起跪在床邊的第一個祈禱。而太陽的魅力與日俱增（我身邊帶著一本天文學的精湛著作），成了天主聖三奧秘富於吸引力而有形的象徵：聖父如同一切光明與溫暖的源頭，能量的迸發；聖子耶穌基督，是由太陽發出的光，天主奧秘的啓示者（難怪耶穌自稱是「世界的光」，若八 12）；最後，聖神是這光所帶來的溫暖，愛的神聖氛圍。

7. 八年後，**第七次大避靜**（26 天）在十年前的同一地點，時間則在 2001 年四旬期的中段，再度是以一種**在避靜中工作的獨處生活**，爲了完成我一本書的草稿，書名《中國，往未來出發：中華文化宗教與基督宗教的相遇》（*China, setting-out for the future: Chinese culture and religions encounter Christianity*）這是在法蘭克福的歌德大學（Goethe-University）講授的一門課程主題，構思於神學院 2000~2001 學年冬季學期「跨文化神學」的架構脈絡中。

這是與天主聖三特別親密的一段時期，再度深刻感受到如同在自家一般地與祂同在。在這樣的親密內與天主聖三自在地相處，一種內心至深的自由的新感受油然而生，在這種自由中，一切「個人重要事項」（自我中心、成功取向、害怕有失顏面）都逐漸消退，讓位給至爲珍貴的透明澄澈——懷著

愛心為有需要的兄弟姐妹服務。在「原則與基礎」（《神操》23）中，稱這態度為平心（indifference），亦即當面對一切受造物的恩賜作選擇，卻不清楚何者是更好的抉擇時，讓自己保持懸而未決。我們不應讓自己的自然喜好和厭惡牽著鼻子走，甚至在諸如健康或疾病、財富或貧窮、尊榮或屈辱、長壽或短命這些事上亦然，唯獨渴望和選擇那更（magis）能引我們達到受造目的之事物。

在這段六十三年的心靈旅程中，有許多依納爵靈修的元素顯現，但願這些是其中的精粹。在此摘述我傳教工作與靈修生活的整個過程，可能會有幫助。我們現在進到第三步驟。

三、我傳教工作與靈修生活過程的全觀

我的靈修經驗和神學專業工作之間的緊密關係，並不需要詳加申論。巴爾大撒（Hans Urs von Balthasar）稱之為**屈膝神學**（kneeling theology），而研究神秘主義的專家會稱之為**神學的神秘幅度**，謙遜地說，這些要素已成為我日常自然而然的習慣。然而，身為罪人的意識仍保有其真實的基督徒地位。

1. 我傳教生涯的過程可分四階段來描述：

第一階段（1961~70）投入研讀中文的官方語言，亦稱「北京話」或「普通話」，並逐漸吸收中國文化與宗教的基本要素。正如中國諺語說的：活到老，學到老。第一階段的特徵正是學習、領受、消化豐富而近乎永無窮盡的華人世界的重要元素。

第二階段（1970~80）提供了整合兩個世界：西方世界和華人世界的挑戰。當時若是有人這樣問我：神父，在你的思考和感受當中，你屬於何處？你比較傾向西方，或是傾向東

方，尤其是中國？很有可能我會說：我不知道！這是個痛苦的內心掙扎期，要去整合兩個世界中真善美的要素。這也是許多丟臉經驗的時期，因為我缺乏對中文語彙的充分熟悉掌握，尤其是在需要以配得上神聖奧秘的優雅方式解釋系統神學的主題之際。有些時候，所謂的三級謙遜（《神操》167~168）成了非常具體的現實。從這樣的經驗當中，我邁出一小步，更加深刻地了解兩旗默想（《神操》144~148）的理念，也就是：

「收我在主耶穌的麾下。第一，守極度的神貧，如果至尊天主願意挑選我、收納我的話，更願懷抱實貧。第二，只要不致惹人犯罪或惹至尊天主不悅，願身受侮慢凌辱，為能在這一點上多多則效基督。」（《神操》147）

第三階段（1980-85）的特徵是熱烈渴望在華人世界中更深地讓自己本地化、進入脈絡中，具體來說，即是在台灣這個華人世界。這渴望包括了初步研讀台灣本地的語言，稱為閩南語，為能跨越對超過 80% 人口所說的語言一無所知的原點。同樣的渴望，讓我想要常常接觸佛教朋友，在研習會和拜訪佛教寺院當中，與他們進行私人對話。

若我沒記錯，**第四階段**（1985 迄今）是從 1985 年 11 月 25 日開始的。奇怪的是日記上並未提到這個高峰經驗。那天下午，當我在台北縣八里鄉的聖心女中後面的山坡上散步時，東方與西方這兩個世界彼此融匯，卻沒有拿走任一方的特色。換句話說，東方與西方這兩個世界成了一個新的文化與心靈的家鄉，是天主聖三愛的臨在使之成為可能。結果，自從那次恩寵滿被、略微神秘的經驗後，我不再感覺自己在台灣和中國是個外國人，而全然感到像在自家一樣，藉著天主聖三的慈愛，台灣和中國實在是我真正的家。這一個家有

兩種面貌：中國/台灣的面貌，和西歐/奧地利/提洛爾的面貌。在台灣和中國，我看見這同一個家的中國面貌，而當我在西方，我看見這同一個家的西方面貌。這能稱爲一種神秘經驗嗎？無疑地，這經驗伴隨著一種喜樂但具挑戰性的內在自由感受，這自由要我更徹底地準備好自己，無條件地去服務有需要的兄弟姊妹們。

2. 我靈修生活的過程包括了以下這些相互貫串的階段，與傳統的煉路、明路、合路相去不遠。如我們所知，這些歷程階段無法以時間上清清楚楚的分界線整齊分割。它們有重疊之處，在我們與聖三同行的整個漫長生命歷程中卻分明有別：

第一階段一方面包括了對於慣性而有缺陷的思想和行動方式的淨化，有時候相當痛苦；另一方面包括了一種與天主、與耶穌墜入愛河的經驗，愛得如此深，以致世界上沒有任何勢力能阻擋我們跟隨來自生活的、愛的天主的邀請。某種程度上，我這個階段與作爲心靈旅程起始的第一步相對應。但有時候，這階段的特色會在後來那些年，甚至在我年逾七十之際再度出現。聖三的奧秘尚未非常清楚地臨在。平常祈禱中，我會以較爲籠統的方式說到「天主」，或提到耶穌，但在我與神的奧秘有意識的相遇中，聖神幾乎是缺席的。

第二階段可描述爲被按著耶穌基督的模樣塑造的漫長過程。這階段從多次八天避靜及七次大避靜中得到滋養，正如第二步中的描述。天主聖三之奧秘逐漸展開其內在愛的共融，邀請我們真正活出信、望、愛。實際上，這些靈修經驗支持我的神學事業；它們爲這持續存在的問題——如何整合理論（神學）與實踐（基督徒生活）帶來啓發。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我的實踐包括了自 1975 年對我們在台灣的痲瘋病友的

服務，1996年起這服務也擴及在中國大陸的病友。在與他們交流共處的這段漫長歲月，我學到了痲瘋病患的至深渴望是「我們與他們在一起」，因此我獲得這神學上的洞察：救贖的本質在於天主聖三與我們一起愛的臨在，亦即厄瑪努爾，天主與我們同在！

第三階段的特色是這清楚分明的經驗——與三位一體的天主全然自在地共處，融會東西這兩個世界成一個新家，卻沒有拿走任一世界的清晰特色。這樣的經驗幫助我更實際地了解耶穌基督是天主亦是人的奧秘，在他神聖位格內結合了神性與人性，毫不混淆，毫無改變，並未分隔，而且也不可分割。這階段我與整體的天主奧秘，也與聖三的各個獨特位格合一，而這兩方面的合一同時都在成長和深化。這經驗教導我基督信仰啓示的天主是益見偉大的天主。

正是在此脈絡中，近年來，對於耶穌基督降生成人的驚奇，一直以一種全然驚異和陶醉的感受轟炸我，這就在大約兩千年前，於我們小小的地球上發生。是的，天主的第二位，出自天父的聖言取了肉身（若一 14），居住在我們中間，在一切事上都與我們相似，除了罪以外。我幾乎要受誘惑說出：「太美了，不會是真的」或「不可能是真的」。或者換句話說，若我們真正相信這具有根基重要性的事件，那麼應該沒有人能夠阻擋我們在人類歷史中宣揚這最偉大的真理。

我們蒙天主召叫，而懷有這樣的希望：這第三階段將在新天新地中達到滿全，在真福神視中，與天主聖三面面對。

愈顯主榮

A. M. D. G.